

元明詩概談

著 吉川幸次郎
譯 鄭清茂



元明詩概說

吉川幸次郎 著

鄭清茂 譯

元明詩概說

2012年1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2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吉川幸次郎
譯者 鄭清茂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29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321號1樓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編輯 沙淑芬
校對 王中奇
封面設計 蔡婕岑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台北聯經書房更換。 ISBN 978-957-08-4086-5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linking@udngroup.com

GEN MINSHI GAISETSU
by Kojiro Yoshikawa
© 1963 by Atsuo Yoshikawa
First published 1963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X
by Linking Publishing Co., Taipei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作者吉川幸次郎先生(左)與譯者鄭清茂先生(右)於1972年攝於日本京都。
(照片提供／鄭清茂)

《元明詩概說》新版序

吉川幸次郎先生所著《元明詩概說》的漢譯本，由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於一九八六年刊行。出版後曾獲國家文藝獎第一屆翻譯傑出獎。現已絕版。此次由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林載爵先生提議再版發行，忝為本書譯者，自無不欣然同意之理。在編印過程中，承編輯部朋友的鼎力協助，不勝感激，謹此致謝。屈指一算，原著者吉川先生逝世已過三十二週年忌辰，願藉此譯本再版的機會，表示個人對先生無限的仰慕與懷思。

鄭清茂 二〇一二年一〇月 臺灣

關於《元明詩概說》——代序

詩是中國傳統文學的主要形式；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近來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學者，對於近古各代的詩，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置之不理。中國的古典詩固然有其約定俗成的形式與基調，相沿既久，不容改變，卻不能因此就率爾斷定，以為無非陳詞濫調，毫無新意。事實上，在這注定的命運之下，古典詩還是在繼續不斷地推移和發展；問題在其推移發展的真相極為微妙，難於掌握，不易闡明而已。不過我確信如果敢於面對這個困難，必能對中國文學史，甚至於中國文化史，獲得更完整更周到的認識。我這個粗淺的研究，就是想充當陳勝吳廣的角色，希望有人引為同志，繼續並推展這個困難的研究工作。

以上是拙作〈關於漁洋山人的秋柳詩〉一文的結語。該文作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當時正逢中國國勢不振，世界上盛行著「東方文明停滯不前」的時髦論調。

爾後，歲月如流，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但我所企待的「同志」並沒有接踵而來。既然如此，只好勉為其難，再扮一下陳勝吳廣的角色，稍微擴大範圍，於去年先完成了《宋詩概說》，今年又接著

完成了《元明詩概說》。

我很希望這兩本拙著，能夠充分地受到日本學界的批評。是非優劣姑且不論，總之是我盡力而爲的結果。過去我所寫的幾本著作，在國內往往如石沉大海，鮮有反響，反而總是先得到國外學者的評介。但願這次不會如此。

我想把自己與元詩明詩的因緣介紹一下，或許可供有意評論此書的人作個參考。

我與元詩或金元詩的接觸，開始於二十年前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正在撰寫博士論文《元雜劇研究》的時候。爲了論文上篇〈元雜劇的背景〉，必須蒐集元代有關戲曲的資料，所以曾經立下了「宏願」，要把現存的金元人詩文集全部閱讀一遍，或至少瀏覽一番。不知幸或不幸，這些集子全部加起來，其實也只能找到兩百種左右而已。不過，有關演劇的資料原則上不會出現在詩文集中，真是少之又少。這種調查的工作，就像在日本街上訪求愛斯基摩人一樣，不但要有耐性，也得靠運氣。幸而運氣還算不錯，終於在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八裡，發現了一篇送給女伶的〈贈宋氏序〉，據其內容，得以確立了雜劇盛行的時代（詳《元雜劇研究》上篇第一章〈元雜劇的聽眾〉）。然而一旦有了收穫，「宏願」也就鬆懈下來。對著那些索然乏味的詩文集，興趣大減，越益感到海底撈針的徒勞，只好把剩下的稍加涉獵後，便草草收場了。

儘管如此，今天在日本與金元詩文集最有緣分的，說不定還是非我莫屬。還有一個人，爲了搜尋社會經濟史的資料，也曾細心地閱讀了所有金元人的集子。這個人就是人文科學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教授。但不幸的是，他在指出我的《元雜劇研究》有些資料的遺漏之後，不到幾個月，便留下了大量的卡片與世長辭了。

要之，當時我之所以涉獵金元人的集子，如上所說，另有目的，並非專為讀詩而讀詩。只是每看到自己喜歡的詩篇，使用朱筆做了記號。這原は無意為之，沒想到後來對這本書的寫作卻大有幫助。如果能像嚴謹的安部教授那樣——作成卡片，那就更好了。

在金元作家裡，元好問最獲我心，所以把他的集子重複看了好幾遍。記得日本戰敗後一年，有機會與中國友人通信時，我曾寫了這樣的話：「平生所嗜，杜陵詩、遺山文，皆不祥物也。躬自閱歷，殆成言妖。」

至於我與明詩的結緣，則在元詩之後。

我的兩位恩師之中，鈴木虎雄先生酷好明詩。我在京都大學肄業時，就聽過他講李夢陽的課。狩野直喜先生卻正相反，以繼承清代學術自命；對於明朝文學成見頗深，認為是毒害江戶以來日本漢文學的罪魁禍首，故斥之不遺餘力。這位博聞強識，無人能及的先生，常說「不知明人的事」而引以自豪。有時也說過：「在明朝，曲也不行。好的只有小說。」

我聽從了狩野先生的教導，對明代的一切相當冷淡。偶爾翻翻明人的集子，也總覺得不大合乎我的性情。後來突發奇想，何不叛離師說，探討一下狩野先生不屑一顧的明代文學；那已是停戰的時候了。當時明野史叢書《紀錄彙編》的景印本剛剛出版，便找來隨意看了一遍；有感於明人的直情徑行，興趣大增，而引起了繼續加以探討的願望。

大概是停戰後的第一年，我還在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時候，京都大學史學研究會請我去做了一次演講，題為「明代的精神」。那篇講稿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恐怕已經散失，不過演講的大意與本書第四章第一節所寫的大致相同。那時還在東北大學的小川環樹教授，因事來京都，談到「古文辭」運動。

我說這個運動便是明人直情徑行的一種表現。他也贊成我的看法。

自從轉職到京都大學文學部以後，就一直想講授明清詩，但怕準備不足，遲遲不敢貿然嘗試，只好重複講授漢至六朝的文學。這樣年復一年，久而久之，忽然發現在這方面，已有年輕的學者開始發表起出色的論著來。於是，我才終於斷然改變了講授的時代。不過，我卻跳過明朝，而從清初的錢謙益講起。直到三年前，也就是大學學年的昭和三十五年度（一九六〇—一九六二），才由錢謙益其人之詩再往上溯，利用並深入錢氏所編的明人詩選《列朝詩集》，正式開始講授明詩。在這期間，曾在《朝日雜誌》連載了〈沈石田〉一文，又為前輩橋本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寫了〈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

總之，我在二十年前就與元詩結緣，但對明詩有計劃的探討，卻是最近幾年的事。宋詩亦然。去歲，即昭和三十七年（一九六二）暑期，在完成了《宋詩概說》之後，就接著著手本書的撰述工作。那時已與哥倫比亞大學約好，定於年底赴該校訪問講學，所以不得不加緊努力，在出國前總算草草趕出了初稿，便隨身帶到了太平洋的彼岸。客居紐約期間，本想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多看點英文的書，而事實上也盡其所能而為之，但是由於書店有交稿的期限，不得延誤，只好利用空隙進行修改，寫在航郵用的葱皮紙上，作成了第二稿。又經島田久美子小姐謄清後，我再加以補充，便是印成本書的第三稿。

本書的預告原為《元明清詩概說》，但由於頁數有限，而且我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只好暫時把清詩部分付之闕如了。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有一次到普林斯頓大學訪問，住在該校招待所的二樓，早上在樓下的餐廳裡，偶然與一對英國人老夫婦同桌。他就是布里士安爾大學希臘文學教授吉多先生。回

到紐約後，買了一本他所著的《希臘》(The Greeks)，一讀之下，才發現這本書也是半途而廢。不過，他在書裡說，如蒙上帝惠顧，假我數年，也許還有可能把剩餘的部分寫成一書。吉多先生看來比我年長。我在本書最後也說，盼能續寫一本《清詩概說》，說不定還有如願以償的機會。

目次

《元明詩概說》新版序 i

關於《元明詩概說》——代序 iii

序章 1

第一節 元明詩的性質 1

第二節 元明詩的文學地位——本書的意義 7

第一章 十三世紀前半 金之亡國與抗議詩 13

第一節 蒙古風暴 13

第二節	十二世紀的金詩《中州集》	21
第三節	元好問	27
第四節	耶律楚材	48
第二章	十三世紀後半 南宋亡國與抗議詩	53
第一節	南宋之亡國	53
第二節	文天祥	58
第三節	其他抗議詩人：汪元量、謝翱、林景熙、鄭思肖、謝枋得	75
第四節	民間詩人	85
第五節	劉因	90
第三章	十四世紀前半 元詩的成熟	99
第一節	序說	99
第二節	楊維禎：南方民間詩壇的領袖	101
第三節	文人的產生：倪瓚、顧瑛、高明	109
第四節	北方的詩人：趙孟頫、袁桷、虞集	116
第五節	非漢族的詩：薩都剌	126

第四章	十四世紀後半	明代初期	131
第一節	明帝國的創建		131
第二節	高啓		136
第三節	吳中四傑、袁凱		145
第四節	劉基		147
第五節	《唐詩品彙》		151
第五章	十五世紀	明代中期之一	155
第一節	明詩的中衰		155
第二節	沈周		157
第三節	祝允明、唐寅、文徵明		161
第四節	李東陽		171
第六章	十六世紀	明代中期之二	179
第一節	復古運動		179
第二節	李夢陽		181
第三節	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守仁		193

第四節 李攀龍·····	202
第五節 王世貞·····	211
第六節 古文辭的功過·····	221
第七章 十七世紀前半 明代末期·····	229
第一節 平民詩的飽和·····	229
第二節 公安派·····	233
第三節 竟陵派·····	239
第四節 明清過渡期·····	242
附錄一 李夢陽的一面——「古文辭」的庶民性·····	247
附錄二 元明詩年表·····	271
附錄三 地圖·····	291
譯後記·····	293

序章

第一節 元明詩的性質

本書是繼拙著《宋詩概說》（一九六二）之後，企圖考察元明代詩史的概論。元興於十三世紀初期，明亡於十七世紀中葉，前後共四百多年。至於清朝約三百年的詩史，一時無法兼顧，只好待諸來日，盼有機會另成一書，繼續加以論述。

本書所要探討的對象，不包括詞曲之類，只限於狹義的「詩」，亦即確立於唐朝而以抒情爲主的古詩、律詩、絕句三種詩體。這些詩體，不用說在宋朝，其後元明清各代，直到本世紀初，約七百年間，歷久不衰，仍然是中華民族最重要的文學形式；而且能夠承前啓後，繼續發展，不斷普及，產生了越來越多的詩人與作品。這個事實正反映著中華文明，在物質與精神各方面，都在不斷地進步，有力地否定了所謂「東方文明停滯不前」的輕率理論。中國詩是具有悠久傳統的文學形式，因此歷代詩

人，不僅抱有護持傳統的使命感，往往也能以極為嚴肅的態度，認真地抒寫各代發自人心的特殊感情，忠實地反映各代變化多端的不同現實，而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記錄。

不過，元朝以後詩壇的情況，跟以前的時代比較，卻不盡相同。至少有兩個新的現象。

第一是社會各階層廣泛的人們，開始積極地加入了詩人的隊伍，而且多數詩人的身分，已非官僚，而變成了所謂「布衣」的平民。

只要回顧一下從前中國詩的歷史，就知道到唐朝為止，甚至在北宋期間，有名的詩人基本上都屬於士大夫階級，亦即大小官吏，或有志於官場的書生。唐朝的韓愈、白居易；北宋的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不但是當代的代表詩人，也是當時朝廷的大官。至於李白和杜甫，則是欲求官職而失敗的例子。這樣的情況，到了十三世紀南宋末年，才開始發生了變化。我曾在拙著《宋詩概說》第六章裡，指出南宋末期的詩壇，已經顯出了漸由官場轉入民間的端倪。以後隨著時代的進展，這種趨勢也就愈益明顯起來。先是元朝，漢人在蒙古異族的統治之下，參預政治的機會大受限制。兼善天下之門既然不通，越來越多的人只好採取獨善其身的態度，退而求其次，把一生的精力消耗在詩歌上面。接著降至明朝，由於政治體制的改變，有利於平民勢力的抬頭和伸展，再加上教育逐漸普及，於是從事作詩活動的人數自然有增無減，終於促成了中國詩壇空前的盛況。其後進入清朝，這種現象還要持續下去，直到清亡為止。

當時的官僚當然也在作詩。詩文的修養一向是做官的必備條件，沒有置之度外的道理。只不過這個時期的官吏，大都是出身民間，通過公開的公務員考試，即「科舉」及第，而取得權位的才俊之士。貴族制度的消滅，可以說是宋朝以後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其實，這不但在中國史上是個重要的

演進，而且在同時期的世界史裡，也是中國獨有的發展。基於門閥家世的權位世襲制度，在唐朝多少還有蹤跡可尋，可是到了宋朝之後，就消滅殆盡了。從那時起，幾乎所有的中國官吏，都是不靠祖先的餘蔭，而只靠個人的能力，辛辛苦苦，衝破科舉的重重難關，好不容易才擠進了仕途的平民子弟。宋朝蘇軾的家世，直到他祖父一代，據小川環樹所著《蘇軾》（上）的〈解說〉，很可能還是個經營布莊的商販，可以視為較早的例子。這些出身於民間的新興官僚階級，由於家庭背景的關係，他們在日常起居上，不管是物質的或精神的生活，都不可能與平民社會完全脫節。有的甚至如明「前後七子」的情形，往往變成了民間詩壇的領袖人物。在他們的鼓吹和指導之下，吟詠蔚為風氣，於是作詩的人也就日益增多了。

這種現象，歷經元明清三代，非但不見衰落，反而繼續展開，更加普遍起來。在這前後七百年間，可以說隨時都存在著數千，乃至數萬的詩人，或至少具有作詩能力的人士。今天的日本，號稱擁有數萬的和歌人口、數萬的俳句人口。但在中國，類似的現象，早已有之，並不稀奇。當時中國的詩人人口的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區，當然首推長江下游流域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各省。不過在國內其他省分裡，儘管有密度高低之別，也都有增無減，全面地呈現著愈益普遍的現象。

這就是在中國詩史上，元代以後的詩壇異於從前的一個新發展。換言之，就是這個時期的第一個特色。我認為這是個極為重要的發展。然而關於這一點，從來的學者似乎並不怎麼重視，也很少有人談到，所以不得不在這裡先加指出，也許可供文學史家的參考。

這個時期詩壇的第二個特色，或與從前不同的地方，便是學古擬古之風的盛行。本來，以過去的詩人及其作品為典範，而刻意加以祖述或模擬的作風，在文學史上其來有自，不是什麼新鮮現象。杜